

四月天

17173.COM

彩虹堂



有兔缓缓 菩

为什么自己喜欢的是他？他傲慢、自大、极品……



如何霸占 摇钱树

HOW TO COMMAND
A CASH COW

为什么？上一秒知道我爱你，下一秒却不得不放弃？

山西出版集团
北岳文艺出版社

一个是粗线条暴发女，智商与饭量呈良好正比；
一个是前校园龙卷风，因脾气太坏飞速失宠于众花痴女。

可是，“只要拥有了你的爱，我就可以富贵一辈子！”

这本书献给所有：爱神已降临或即将降临的女生。

这是一部：真爱大冲撞和误会大轮回的鬼马爱情记录片！



图特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何霸占摇钱树 / 有兔缓缓·著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09.3.

ISBN 978-7-237-3192-6
I. ①如… II. ①有… III. ①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(CIP)数据(2009)第040932号



如何霸占 摇钱树

HOW TO OCCUPY

THE CASH COW

有兔缓缓·著

山西出版集团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何霸占摇钱树 / 有兔缓缓著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09.3
ISBN 978-7-5378-3195-6

I. 如… II. 有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0985 号

如何霸占摇钱树

有兔缓缓 著

山西出版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

www.bywy.com

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920 × 1280 1/32 印张: 8 字数: 212 千字

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

*

ISBN 978-7-5378-3195-6

定价: 23.80 元



序 言

雪，无声下落，窗外的一切都是迷蒙的白，今天是正月初五，还没到十二点，各家各户“迎财神”的炮仗已经欢天喜地地响起来。

即将要做爸爸的姚启扬在产房门外，走过来，走过去，坐立不安，恨不得去挠墙，不，是直接撞墙算了，妻子进产房已经八个小时了，还不见动静，真是急死人。

咚！咚！咚！三声撞过去，只撞得眼冒金星，晕乎乎的就看见产房门开了，护士已经抱着宝宝出来了：“恭喜啊，是位千金，啧啧，正月初五零点零分哦，小财神哦。”

过了十二点，鞭炮锣鼓震天响，姚爸爸看着女儿肥嘟嘟、粉嫩嫩的小脸，抱着老婆喜笑颜开：“老婆，你真棒，咱们女儿真好看，名字我也想好了，就叫姚钱树吧！”

姚妈妈黑线三条：老公，这名字也……也……太……想了一想，嫣然一笑：“后面两个字，改成浅舒吧。”

姚爸爸挠头一笑：“老婆，都听你的，还是你最能干。”



小小的姚浅舒，真不愧是小财神啊，抓周的时候，爬啊，爬啊，直奔着最远的大印和宝剑，抓在怀里不松手，姚爸爸哈哈大笑：“人家是子承父业，我们浅浅以后要女承父业。”

姚浅舒小朋友不负众望，一周岁已经会数1、2、3，分辨多和少，大和小；幼儿园中班的时候，老师推荐上了市里的口算特长班，万位以内的加减乘除张口就来；小学、中学都是市里奥数比赛的前十名。

可说到文科就是姚浅舒的弱项了，这不，看着高三摸底考的试卷上，一道道奇怪的习题：形散神不散的散文，平仄仄仄的古代诗歌，深奥难懂的古文，段落大意、中心思想，姚浅舒耐着十二分的性子，好不容易都填满了，一看作文发了蒙：

“墙角的花！

你孤芳自赏时，

天地便小了。”

请写一篇五百字的作文。

这几句诗让她写作文，还是拿根绳子勒死她算了，突然想到一道数学学习题，长长的式子很有挑战性啊，根号下长长的一串方程式好可爱……刷刷奋笔疾书，习题解到一半，心里还惦记着那朵墙角的小花儿，思路越来越乱，啊啊啊啊，全部划掉，她投降了，画了个小人无奈地吊死在平方根号下。

嗯？

监考老师拿起她的草稿，左看右看，姚浅舒眼睛笑成一弯新月：“老师，我没有作弊。”

老师指着教室中央的挂钟：“还有二十分钟交卷。”

冷汗……二十分钟……一篇大作文……墙角的小花儿，我飞奔来了……

一周后，姚浅舒拿着语文试卷又一次地无语凝噎，五十五分！

小花儿作文跑题只有五分……呜呜呜

家长会后，班主任看着姚爸爸脖子上那条巨粗的金项链，再看看他手上绿油油的翡翠戒指，还有手上金光闪闪的劳力士手表，午后阳光一照，晃得他眼睛生疼啊，班主任清了清嗓子，抹了抹头上的汗：“摇钱树同学家长”，班主任马上住嘴，呸呸呸，怎么又说漏嘴了呢？

眼前的这个人正是本城财富传奇之一，人称“暴发姚”姚启扬，本城过去三十年间经济腾飞，工商业迅速膨胀，如今回首只觉当初遍地黄金，可是每次都能弯腰把金子捡起来的人却是凤毛麟角，而姚启扬就是其中之一，从收购国库券赚得第一桶金，参与本城债券投资，到后来大量买入人人嫌弃的国有企业职工股，在股票市场金融领域内驰骋，白手起家，成为本城金融巨子之一。

传说他不苟言笑，在商场上绝非善类，可是每次到自己面前，也只是姚浅舒同学的家长，姚爸爸眯眼笑笑：“我们家浅浅在学校表现还好吧？”

“姚浅舒同学偏科严重，这样下去理科再好，上重点本科也很困难啊。”班主任看了姚爸爸一眼，“最重要的是她的作文老跑题，这样下去数理化就算考满分，也很吃亏啊。”

姚爸爸接过试卷，埋头苦读了女儿的作文，非常地不理解：“我觉得这篇作文很好啊，为什么只有五分啊？”

班主任老师没想到他会纠缠这个：“这首诗说的是孤芳自赏，这种态度应该予以批判，而姚浅舒同学赞美了孤芳自赏，所以跑题了。”

姚爸爸不服：“我老婆说过，古往今来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这些人不容于世，又不肯随波逐流，只好孤芳自赏，我觉得这种操守值得尊敬，为什么算跑题？”

好像有点儿道理，但是……班主任正色道：“但是我们有正确的评分标准。”



姚爸爸想了想，点点头：“我知道了，怎样才能教会浅浅按评分标准答题？”

班主任看着姚爸爸认真的眼神，无奈地说：“关于如何按照评分标准答题，我已经唠唠叨叨讲了三年了，可是姚同学一直没能理解，照她的成绩，如果要上重点本科，只有一条路。”

“什么路？”

“本市要举行奥数大赛，如果姚同学可以进前三甲，那么有可能被提前录取，而且我听说扬帆商学院也会来物色人才。姚同学的奥数成绩一直在前十名里，只要努力拼搏，是有希望进前三甲的，你回家好好做做姚同学的思想工作。”

结果，自从家长会后的恳谈，浅舒同学就失去了人身自由，爸妈对她的态度，从以前的放任到现在的步步紧逼：

“浅浅，你今天做了几张试卷了？”

“浅浅，你怎么还在看电视？”

“浅浅，只要你好好学，就可以不要高考了啊！”

姚浅舒没有办法，只好埋头苦读，挑灯夜战，差点儿没悬梁刺股了，唉，这一定是人生中最苦难、最灰暗的一段时光了。

“浅浅，你今天做了几张试卷了？”

“浅浅，你怎么还在看电视？”

“浅浅，只要你好好学，就可以不要高考了啊！”

姚浅舒没有办法，只好埋头苦读，挑灯夜战，差点儿没悬梁刺股了，唉，这一定是人生中最苦难、最灰暗的一段时光了。

“浅浅，你今天做了几张试卷了？”

“浅浅，你怎么还在看电视？”

“浅浅，只要你好好学，就可以不要高考了啊！”

姚浅舒没有办法，只好埋头苦读，挑灯夜战，差点儿没悬梁刺股了，唉，这一定是人生中最苦难、最灰暗的一段时光了。

第一章·那一天我遇到你·001

第二章·晕乎乎·021

第三章·讨厌你·037

第四章·漩涡鸣人·067

第五章·人鱼公主·078

第六章·欺负·103

第七章·噩梦·1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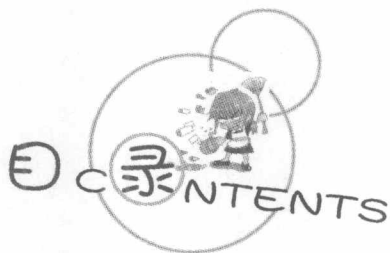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章·第一次爱的人·142

第九章·你离开的日子·168

第十章·假面·194

第十一章·幸福·220

尾声·240





第一章 那一天我遇到你

遇到你

——是乌龙面
——是气鼓鼓
——是累死人的数学题表演
——是我的心跳加速度……

决赛在A高举行，进了A高的大门一路走来樱花飘飘扬扬，姚浅舒觉得好看，也觉得可惜，听说A高理科为重，男女生比例高达10:1，真是暴殄天物啊！种在自己学校，女孩子们不知道会多喜欢珍惜。

A高原址是民初的私学，所以建筑颇为古色古香，姚浅舒按着A高地图去找考场，只见月洞门里走出一人，长身玉立，踏着落英缤纷向她走来，姚浅舒呆呆地走过去，那人似乎也呆呆地走过来，嗯？

这这这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为什么这么宽的道，两个人也能撞上？

两个人顿时觉得好痛！脚被对方踩到了！



情况大致是这样的：他踩在她的左脚上，右脚却被她踩到了；她踩到了他的右脚上，左脚却被他踩到了。

两人同时低头一看，“嘭”，头又撞到了一起，这个……

总之，场面极其乌龙，简直是一锅烂糊乌龙面啊。

姚浅舒往地下一看，辅导老师最后关头帮她押的习题，她还没看完呢，就这样掉水坑里了。

姚浅舒心疼：“你怎么走路不看啊？”

真相是——两个人都没看好不好？

那人没说什么，微微欠身，风度好得没话说：“对不起。”想接着说什么，预考的铃声已经响起来，姚浅舒急急忙忙去寻考场了。

没想到那人和自己一个考场，姚浅舒突然觉得这几个月的灰暗日子还是值得的，毕竟可以看到极品帅哥，真是养眼至极，而且还就坐在自己的隔壁。

不过她在YY帅哥之余，没有忘了家里还有大大小小N双眼睛在等着自己，试卷发下后，老老实实演算，认真真真答题，两个小时后，终于答完了。她解题一向思维缜密，不会犯粗心的问题，如果错误，绝对是思路问题，检查也没有用，眼睛不知不觉瞟到帅哥那里，帅哥好像也做好了。只见帅哥翻开一页卷子，咦，帅哥的最后一道大题没有做啊？

她用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帅哥的试卷，试图告诉他：帅哥，你最后一道没做啊！这样频繁的注视终于引起了帅哥的注意，但是他无动于衷，她一直盯着他的试卷直到考试结束。

出了考场，辅导老师在等自己，拿了试卷问自己的答案。帅哥路过他的身边，辅导老师轻声说：“盛守则，他也来了？”

原来他叫盛守则，“他很强吗？”

“他刚刚从外市回来，既然他来了，第一名应该非他莫属。”

“可是老师，他最后一道二十分的大题没有做。”

“啊，这样啊，怎么会？最后一道不难啊，连你都做出来了，盛守则不应该啊，你现在估分是八十一分，他如果前面全对也就八十分，呵呵，姚同学，被你捡到个大便宜，一分之差，三甲有望啊。”

姚浅舒高兴极了：“真的？还是要好好感谢老师。”

出了校门就见盛守则闲闲地靠在一辆奥迪 A8 上，难道？莫非？是在等自己？

果然他看向自己，姚浅舒双脚不听话地移到他面前，他的声音也分外好听：“刚才十分抱歉，我能送你回去吗？”

懵懵懂懂上了车，姚浅舒才想起妈妈教育过：不能随便上陌生人的车，女孩子要矜持守礼。姚浅舒开始懊悔，怎么就忘在脑后了？

他仿佛闲闲地开口：“说吧。”

姚浅舒错愕：“说什么？”

“表白啊，你难道不是要表白？今天在考场上，你不是一直盯着我看？”

“我盯着你是因为……”

“你不要说了，我都知道。”

你知道就好，可怜啊，二十分啊！对了，刚才他说表白是怎么回事？

盛守则的表情仿佛是无奈：“你们都是这样，无论我到哪里，无论我干什么，篮球、游泳、斯诺克、网球、高尔夫，你们通通有办法，好吧，你不想说也没有关系，我同意了。”

姚浅舒道：“同意什么？”

“同意和你交往啊。”

盛守则道：“你语无伦次在说什么？高兴得傻了吗？你将是第一个公开承认的女朋友，不过做我的女友，第一不许再作弊，这也是一种犯罪，因为你窃取了别人的劳动成果。”

“其实……”

他的手指放在她的唇上，继续他的女友调教课程，他的头微微仰起 45

度，传说中上帝的视角，他俯瞰她：“第二，记得不要把世界十大名牌的LOGO穿在身上，并不时尚，而且还是过季的。”

他从上到下细细地数：“古琦的发带，香奈儿的珍珠项链，PRADA的白衬衫，CK的牛仔褲，范思哲的丝巾，瓦伦蒂诺的手提袋，路易威登的文件包，迪奥的皮带，阿玛尼的鞋子。”

姚浅舒脸烧得红起来，她向来不买名牌，更没什么审美观，她的衣服一向由老妈买，老妈买什么，她就穿什么，并没什么名牌，这次因为要参加奥数大赛，老妈看她在家里总是偷懒贪玩，还妄图争取所谓的“民主权利”，经过家庭会议表决通过，毅然决然地剥夺了她的“民主权利”（当然了，只有他们一家三口，爸妈意见一致，她只好任由他们处置）。

最后她被爸爸送到小姑姑家，让小姑姑二十四小时盯着她，她两个礼拜没回过家了，当然随手捡姑姑的旧衣服来穿，有的根本是新的，有的只穿过一两次的，洗好烫好挂在衣柜里，没想到，竟然穿成十大品牌LOGO大汇演，真是太丢脸了……

不过他也太刻薄了，没想到，还有更刻薄的，只听他说：“只有暴发户才会把LOGO穿在身上。”

姚浅舒的火“噌”地蹿起来，暴发户这个词，从小到大，一直围绕在她身边，伴随着老师、同学既羡慕又鄙视的眼神，羡慕是羡慕她父亲眼光奇准，鄙视是鄙视她父亲投机取巧，改革开放三十年，是百年难遇的发展契机，父亲毅然决然辞了铁饭碗，和母亲一起奋斗，才有了如今的局面，既然是正当劳动所得，合理合法，为什么要瞧不起父亲？

这个盛守则虽然帅，但是很讨厌，她头向右后方转了45度：“可是我不想做你的女朋友，你虽然很帅，但是很讨厌。”

然后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——不——喜——欢——你！”

平生第一次受到了拒绝，这种感觉让盛守则愣了一下，旋即就脸色如常，他没有说什么，把车停在路边，还亲自为她开了车门，手扶着车筐，扶

她下车，她亟亟地走开，再不想和这个沙文主义，自大、刻薄的家伙多待哪怕一秒。

转弯过路口的时候，眼角瞥到他还是站在那里，望着自己离开方向，哼哼，自大的家伙，本小姐就是要让你知道，世界上偏偏就有人不吃你那一套！

后来奥数大赛成绩出来，姚浅舒 81 分，第三名，姚浅舒抱着铜奖奖杯乐得像朵花儿，这样就获得了扬帆商学院的提前录取名额，太好了，不用背古文，分析中心思想，最重要的是，不用写作文了……

嘿嘿……

听说前两届的冠军得主——盛守则，这次只得了第四名：80 分，果然是一分之差，虽然她这个第三名胜之不武，但是她已经很用力地盯他了，盯得她眼睛干涩，回家点了一晚上的润明滴眼露，因为他实在是太自以为是了，才没有理解她的意思，他很好吗？哼，她才不待见他！

姚浅舒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了，过了几个月，高高兴兴地去扬帆商学院报到。

“我叫姚浅舒，金融系，今天报到。”

低头写字的那个人站了起来，微微仰起 45 度角傲慢地俯瞰她，啊啊啊啊，她见鬼了吗？“盛——守——则？”

他微微一笑：“原来你就是得了第三名的摇钱树？真是好暴发的名字。”

啊哈——叫她外号，又说她暴发？他以为她是好欺负的吗？

双手一叉腰，摆开架势：“没想到你数学不如我，语文竟然比我还差，连拼音都不会，我的名字是姚浅舒，不是摇钱树，声调完全不一样好不好？”

这个人太自大了，姚浅舒觉得应该教训一下他：“你不要不服气，虽然





奥数大赛你和我的成绩只差了一分，但孔子说过，差那个什么一厘米，其实就是差一千米，不懂的话就要虚心求教，送你一句话：傲慢出于无知。”

“哼，不错吧，虽然她语文成绩差，口才可不差，这下盛守则不敢小看她了吧？”

果然他皱起了眉头：“你是要说‘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’吗？可这句不是孔子说的呢。还有，女孩子最重要的就是仪态，你这个样子看起来很鲁莽哦，傲慢出于无知，而鲁莽常常出于浅薄哦！”

这——姚浅舒脸涨得通红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拳头握得紧紧的，两人目光在空中交汇，吱吱吱地冒着电弧——不要看错啊，千万不要看错啊，那绝对不是爱慕的眼神啊，绝对不是！——

姚浅舒拳头握得太用力，电弧冒得太使劲，没听到身后一群女孩子在旁边唧唧喳喳议论：

“那个女人在干吗？”

“她竟然越过了我们规定的一米警戒线。”

“好过分，她干吗一直盯着则哥哥，而且好像在放电——”

“一定是在表白！”

“她竟敢不经过粉丝团的同意就私自表白！”

“太过分了。”

“太嚣张了。”

“简直没把我们七公主粉丝团放在眼里啊！”

“要想个办法，让她知道我们七公主的厉害。”

姚浅舒没在意，盛守则却看到了，嘴角慢慢地勾起一抹笑意，噙着笑着看着她，之前的紧张对峙一下子单方面从他的眼中消失，而阳光就在他身后，透过九月的梧桐叶子穿过来照在他身上，他整个人沐浴在阳光下，比阳光更炽热的是他的眼神，他温柔热烈地注视她，天啊，他像欧洲中世纪骑着战马的王子一样高贵迷人，他的眼神让她心跳加速，一下一下像是要

跳出来。

天哪，好热好晕，谁来扶她一下？她突然全身没了力气，眼前一片漆黑，向前方倒去，可是前方的王子竟然侧身一让，啪，她竟然倒在草地上了。

好无力，眼睛一点儿也睁不开，上方传来一群女孩子的议论：“天啊，她竟然装柔弱，妄想倒在守则哥哥怀里。”

“太过分了，一定要好好教训她一下。”

冰凉的水花浇在脸上，姚浅舒慢慢清醒过来，发现自己躺在地上被七个女孩子团团围住，一个女孩子正拿着花洒，把她当成花一样浇，挣扎着站起来：“喂，你们为什么欺负人？”

一个女孩子上前一步：“因为你违反了我们的粉丝团的公约，没有经过粉丝团的同意就私自表白的人，就是我们全体粉丝的敌人。”

另一个女孩上前一步：“而且你还假装昏倒，守则哥哥喜欢的是有教养、懂礼仪的淑女，才不会喜欢你。”

粉丝团？表白？假装昏倒？

刚刚自己昏倒的时候，他竟然见晕不救，让她倒在地上，他一定是故意放电，害她中暑，太可恶了。

好吧，她来让大家看清盛守则的真面目。

“你们误会了，只有你们这帮无知的小女生才会是他的粉丝，以后你们就会发现，他根本不是你们想象中像天鹅一样高贵的王子，他其实是池塘里的青蛙，自大傲慢，眼睛长在头顶上。”

说完得意地环顾四周，女孩子们没有说话，而是做起了准备动作，扩胸的扩胸，压腿的压腿，她们在干什么？

盛守则靠在一旁的大树上，正在悠闲地看热闹，他不但没有生气，嘴角反而勾起一抹笑意，身体没有动，双臂弯曲，做了两下跑步的姿势，好奇怪，他在干什么？





突然就懂了，原来是叫她跑路，姚浅舒把书包一扔，看准一个空当，撒腿就跑，七公主在后面喊声震天：“抓住她！”

没想到第一次参观扬帆的校园是用跑步，姚浅舒在教学楼里跑来躲去，终于让七公主跑散了，看刚才劈腿的架势，她们都是练家子啊，这可怎么办好呢？

灵光一闪，有了，就当是解决一道数学题，利用路边高大的树木做掩护，看准时机再出现，作为诱饵，让她们七个人往来追，把她们的体力消耗掉，到时候自己就顺利脱险了。

天啊，她真是太聪明了，就这么办！

远远地看到东南方向有人围追过来，姚浅舒算准方向往西边跑去，然后偷偷地藏到树后，精确地计算着距离和方位，猫追老鼠的游戏，胜利的也许是会做数学题的老鼠呢——

一个小时后，姚浅舒成功地躲到了那座有百年历史的扬帆钟楼里，虽然已经尽可能地节省体力了，可是一个对付七个，还是吃不消，气喘吁吁地靠在钟楼里的小角落里休息。不好，被七公主发现了，她们从四面八方围剿过来了，不服输的她只好顺着楼梯往上爬，七公主也体力不支地往上追，好不容易爬到钟楼顶楼，还剩最后九级台阶，她实在爬不动了，靠在扶梯上大喘气，累死她了……

嗯？一双一尘不染的白色球鞋出现在眼前，再往上是修长的腿，翻领的POLO衫，不仅衣着休闲，表情也悠闲得不得了，阳光从钟楼的百叶窗棂上透过来，照在他的头发上，映出金黄色的光晕，脸上虽然没什么表情，可眼睛里却带着促狭可恶的微笑，看着累得半死的她，朝她伸出手，楼下七公主的声音传来：“不——要——被——我——们——找——到，否——则——你——死——定——了。”

来不及细想，把手交给他，由他带上了楼，藏在钟楼的立柱后面，七公主气势汹汹地上了楼，可一看到盛守则，顿时变成七只安静害羞的小鹤

鹑，一张张跑得通红的小脸更红了，好半天才有人讷讷地开口：“嗯，刚才那个跟你表白的女生，你看到了吗？”

姚浅舒一颗心绷得紧紧的，就听盛守则慢慢地说：“没有表白，也没有看到。”

七公主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难道是她们搞错了？
过了好一会儿，姚浅舒才从立柱后出来，走到窗户的一边，露出一只眼睛，偷偷地看下去，七公主已经一瘸一拐地走远了，她才松了一口气。窗户的另一边是害她生死逃亡的罪魁祸首，不过他虽然傲慢可恶到了极点，好在还残留了那么一点点人性。

他凭窗而立，和风轻轻地吹起了他的头发，他的侧影就像漫画中男主角一样好看，好英俊，停止！

她又有先兆中暑的迹象了……使劲甩甩头，清醒了一下，顺着盛守则的方向看去，窗外是即将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的校园，树木青青葱葱，西班牙建筑风格的教学楼露出漂亮的尖顶，远处的大草坪上，三三两两的学子在草坪上读书嬉戏，钟楼四壁的爬山虎被风吹得哗啦啦地响，像温柔的钢琴曲一样动听。

姚浅舒不禁赞叹：“扬帆好美啊。”

盛守则点头：“是不错，而且还可以欣赏到好玩的数学题表演。”

什么？

她跑得死去活来的时候，这个罪魁祸首早早就找了最佳观赏台看表演，看七公主和她表演数学题？

温柔的钢琴曲瞬间变调了，变成了小孩子恶作剧的乱弹音符。

这——个——可——恶——的——家——伙！

虽然很不幸，和某个可恶的人在同一所学校，但大学生活还是很开心的，大学老师和高中老师不太一样，也许是没有了升学的压力、考纲的约

